

藏族建筑艺术与古碉文化 ——访藏族著名学者杨嘉铭教授

阿贵 才华多丹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藏族著名学者杨嘉铭先生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人,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在藏族建筑、古碉、格萨尔造像艺术及藏族面具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著有10余部藏学专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文章主要对杨嘉铭教授的成长经历、藏族建筑及古碉文化方面进行了采访,并对有关藏学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杨嘉铭;古碉文化;西藏建筑艺术

中图分类号 J59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1)04-001-05

笔者 杨嘉铭教授您好!您是在老一辈藏族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自学成才者,曾荣获四川省职工自学成才奖。可以说,特殊的经历造就了您这样一位专家。您不仅在藏族建筑艺术和古碉文化方面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格萨尔造像艺术及藏族面具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委托,到贵府进行采访。此次采访,主要向您请教有关藏族建筑艺术和古碉文化方面的问题。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杨嘉铭教授:我的学术经历比较特殊,我没有上过大学,1965年参加工作就在建筑部门,因有长期在建筑部门工作的经历,对藏族建筑艺术比较熟悉。从事学术研究,最早也是从建筑领域开始的。大家都知道,四川省丹巴县是古碉多、建筑艺术风格较为独特的地区。刚参加工作时,我经常往丹巴县那边出差。每次去,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感悟和收

获。老实说,最初的几次丹巴之行,是感性认识多,理性认识少。那时,丹巴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古碉多,盛产云母,妇女装束特别而已。后来,随着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拓展以及认识能力的提高,我开始关注当地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古碉文化。除深入实地获取第一手资料外,也开始在文献资料中爬梳与丹巴有关的资料,作一些理性的探索。

那时,每次出差,我喜欢到处走走,搜集一些资料。后来写了几篇关于古碉文化和藏族建筑艺术方面的文章,因为那时建筑方面文章较少,所以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比利时的一些建筑专家赴康巴地区考察古建筑文化。当时,我被派去协助他们,历时一个多月,我们考察了20多座藏传佛教寺庙,我主要负责编写各座寺庙的历史。后来,我又参与了《甘孜州民族志》编写工作,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在编写《甘孜州民族志》时,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可

收稿日期 2011-09-16

第一作者简介 阿贵,男,藏族,西藏林芝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藏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

用,都是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实地调查出来的。这样,在广泛实地调研基础上,我们编撰了70多万字的初稿。这些工作经历,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说,我在建筑方面涉猎较早,但也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文化研究上。因为1985年之前,我在建筑公司上班,到了康定师专后,主要还是以教学为主。因此,起初是一边工作一边搞研究。而真正从事藏学研究,应该说是1997年以后的事了。

笔者 藏族建筑文化独具特色、历史悠久。请问它可分为几个历史时期?

杨嘉铭教授:我在《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一书中,把藏族建筑的发展史归纳为萌芽时期、雏形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四个历史时期。这与藏族社会历史是紧密相关的。就是说,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总要发生一些变化。在我的这部书中,以每个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及其技术水平作为特性来确定一个时期。一是萌芽时期,这时期就像藏族猕猴变人的传说中所讲的那样,人们主要以天然山洞为居点,经历卡若时期(当时曲贡遗址还没有发掘,没能利用上曲贡的资料是一大遗憾。)一直到马桑九族时期;二是雏形时期,主要标志是聂赤赞普时期修建的雍布拉康;三是发展时期,主要标志是松赞干布时期迁都拉萨,以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八廓街为中心的城市建筑的出现,以及拉萨河堤的修建和大昭寺的水工建筑等;四是成熟时期,主要是指元明清时期,以布达拉宫的改扩建为标志。

笔者 藏族传统建筑在技术方面有何特征?

杨嘉铭教授:建筑技术包括施工技术和建筑本身的技术两个部分。中国建筑方面的权威性著作《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写到:中国内地没有把石头建筑处理好。原因是内地的石头建筑还是和木头建筑一样,给石头打个洞,然后用卯榫把它链接起来,但实际上是连不起来的。如过去汉族地区修建的石排房、石栏杆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的。所以说,中国内地的石建筑是不成功的,他们没有能够解决好横向问题。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上经常搞砌墙比赛,就是砌最薄的墙。我天天去看,就是一般人砌不了,刚砌了几米就要倒下来,而我们本地人就可以越砌越高。

在藏族建筑中要处理好以下两种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大石头、小石头和黏土三者之间的关系;二

是处理好墙体与地基的关系。在施工过程中,大石头和大石头之间,横向和纵向都要一块压住一块,要把每一块石头固定起来。大石头之间的空隙要用小石头和泥土来填补,把它做成一个平面,一层一层地砌起。实际上,上述两种关系的处理解决了压力转换成横向拉力问题和地基承载力,即物理学上的压强问题。同时,在藏族建筑中时常运用收分技术和加筋技术。一些大寺庙还要加木头,包括夯土的土墙也要加木头,通过这些木头把整个建筑起来。此外,有的还要增加角。因为角会形成三角形,而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藏族建筑还有个突出特点,就是砌反手墙技术。也就是说,在砌筑过程中不搭设外脚手架,脚手架均搭设于内墙。工匠一般从内向外反手砌筑,砌出的墙体外墙面十分平整、美观,如同砖墙。所以说,藏族建筑的砌石技术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它是用最原始的材料,无需经过二次加工,如挖来的泥土,山上搬下来的石头,就可以建造房子。欧洲也有很多很好的石头建筑,但是,它是用二次加工的石墩子建筑。在藏族古碉建筑中,运用了建筑学中的三个力学原理:一是在基础施工中,采用了筏式基础;二是在墙体的砌筑中,采用收分技术;三是在六角以上的古碉内部采用了圆形筒体技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古碉的筒体力学性能。正是由于上述建筑力学的支撑,才使得古碉建筑不仅仅是艺术品,而且成为世界石砌建筑的精妙之作和珍贵遗产。

笔者 藏族建筑装饰方面有哪些讲究?

杨嘉铭教授:在装饰方面,与藏族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藏族建筑装饰与藏族美术、色彩观是相一致的。藏族比较讲究色彩的鲜明对比,这在藏族绘画里非常明显。藏族有六大色、五大色的说法,每种颜色的象征性不同。在藏族传统的建筑中,不同的建筑由不同的颜色和风格来表现的。但是,现代藏族建筑的色调和风格有点乱。前两天我去雅江,有一个地方全村的房子都染成黄色了。据说是为发展旅游,也为了与别的地方有所区别,是按照县上指示做的。红与黄在藏族建筑色调中有其特殊的内涵,一般的民居不能染成黄色或红色。在过去,藏族即便是学习汉族的斗拱工艺,都是有规矩的,有讲究的。如大昭寺顶上的斗拱,那是元代内地建筑的风格,是等级非常高的,有规矩的。因此,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建筑艺术必须遵循该民族的

风俗习惯和审美观念,藏族建筑也不例外。

笔者:有的学者认为古碉文化源自羌族先民,您对此如何看待?

杨嘉铭教授:1987年发表的《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古雕文化》一文是我在古碉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从国内来讲,也是研究古碉文化方面比较早的一篇文章。当时,语言学家孙宏开老师去美国讲学,他讲学的题目为《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孙宏开老师提出了“邛笼”文化,实际上“邛笼”文化就是古碉文化。文章中谈到了邛笼文化与羌语支的关系。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一直关注丹巴古碉文化,对这方面有一定的见解。当时我认为嘉绒地区与古代羌族文化有一定的关联是肯定的,因为从古至今他们都生活在大渡河、岷江流域。但是,邛笼文化与羌语支关系方面的论述需进一步考证。据此,根据地上的古碉文化资料和地下的石棺葬文化资料,我撰写了《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古雕文化》一文。之后,我又撰写了《千碉之国——丹巴》一文。我被调到西南民大后,由于古碉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派了一批专家到嘉绒地区调查古碉文化,其中有我。当时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搜集了不少古碉方面的资料。另外,1989年我们编写《甘孜州民族志》时,我又在丹巴考古所待过一段时间,掌握了一些丹巴中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材料,并与卡若遗址的材料进行了比对。从很多资料显示,古羌人是游牧部落,而古碉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是高山峡谷地区农业文明的产物。因此,古碉文化是羌族文化的说法,我是不大赞同的。

笔者:古碉建筑的最初用途或主要功能是什么?

杨嘉铭教授:关于古碉建筑的功能。总的来说,碉是用来防御的,具有防御特性,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现在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碉的起源和功能明显具有神性。我认为,有一些碉楼,如战碉、家碉在某一次战争当中成就了一个家族或部落。而后来人们认为它保佑了该家族或部落,把它作为圣物加以神性化的情况肯定会有。还有一些碉楼是纯属宗教用途的,比如米拉日巴九层殿,这种宗教用途的碉楼在藏族民间数量也不少。我在丹巴一带看到过两座这种碉楼,其中一座现在还在使用着,是和一个民居建筑连在一起。据

说,这个家族代代出喇嘛(活佛),那碉楼已成为该家族喇嘛专用的住处。另一座就在山上,平常没人住,是专供远道而来的喇嘛使用,里面有很多宗教壁画,现在还保存着。像这种碉楼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但碉的起源和功能明显具有神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笔者:一般来说,古碉建筑都有很多角。请问这些角有何作用?有何象征意义?

杨嘉铭教授:最早的碉是从民居中演化出来的,是四角的。后来出现了三角、五角、六角、八角、十角、十二角和十三角碉。但是没有七角碉。据说,十三角碉在整个嘉绒地区仅建造过三座,其中丹巴境内有两座,一座在蒲各顶,一座在长拉山顶。现仅存蒲各顶一座残碉,是整个四川西部藏羌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十三角碉。十二角的比较多,好多地方都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芝碉。据说,该碉是仿坛城建造的。

在后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碉的一些功能逐渐演化到了民俗当中。这在丹巴、嘉绒一带有很多实例,如:在过去家里生了一个男孩就开始修碉,一年修一点,等碉修完了男孩就可以成家,就是成丁礼。这里的碉具有了民间添丁隐示功能,是添丁的一种象征。另外,在这一带碉楼也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碉修得越高,碉角越多,就象征着权力越大越富有。

笔者:古碉建筑一般有几种类型?其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杨嘉铭教授:碉的类型方面,有的讲功能类型,有的讲外观形状的类型。从功能类型来区分,目前学术界和民间的分法尚不统一,名称也很多,学术界有家碉、寨碉、战碉、风水碉、烽火碉、界碉、要隘碉等之分,而民间又有房中碉、经堂碉、阴阳碉、姊妹碉、公碉、母碉等称谓。实际上,我是从碉的所有制或产权上把它分成两大类:家碉和寨碉。

家碉,就是以某个家庭为单位修建的碉。修建碉的一切开支均由这个家庭承担,古碉一般与家居房屋紧连,所有权归建碉户所有,平时多用于家庭的物资储藏和防卫。

寨碉,一般是指以部落、土司或村寨为单位修建的碉。修碉时由部落首领、土司或寨首发布命令,在其所辖范围内择地形而建,建碉的投工、经费与物资全部由集体共同承担,碉修好后由部落首领、

土司或寨首指派辖区内的寨民坚守。这个集体,可以是一个地方政府,如西藏措美县玉梅河两岸的几公里长的古碉群是由原西藏地方政府修建的。这种寨碉可以划分为若干功能的碉,如界碉、战碉、风水碉、烽火碉、要隘碉等。在寨碉中,多数碉一碉多能,有的既是战碉又是烽火碉和要隘碉。而个别的寨碉则功能较单一,例如风水碉。风水碉一般很少,往往一个村寨,或是一个部落、一个土司辖区内只建一座。在寨碉中,界碉一般建在部落与部落、土司与土司,或是村寨与村寨之间自然分界线不明显的地方,作为界标,以避免边界争端或纠纷。烽火碉和要隘碉,一般都修在视野十分开阔的山梁或谷岔口、要道旁,以作为警戒用。倘若发现紧急情况,便可以烽火为号,以便及时通报,避免因遭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亦或可向友邻寨落发出求援信号,请求及时予以援救。若有战事发生,烽火碉和要隘碉便成为第一道防线,直接投入防御战之中。在村寨内的要道口或是人户密集的中心区,往往还建有一些战碉,这些战碉与众多家碉互为犄角,组成一道极其坚固的防线。在冷兵器时代,以碉固守,人们主要是使用弓箭和用手投掷石块以抗击进犯之敌。所以,凡是家碉与家碉之间超过一箭之地,因不能相互照应和援救,则必须在弓箭射程以内修建供集体使用的战碉。在一个部落、一个土司或一个村寨区域内,由若干座家碉和寨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便成为高山峡谷地区抵御外来侵扰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一座古碉就是一个火力点,若干古碉便形成一片火力网,在冷兵器时代,因古碉坚不可摧,易守难攻,故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奇效,其防御性和战斗性均能得以充分体现。千百年来,人们因袭相传,久盛不衰。

至于民间所称的房中碉、经堂碉、阴阳碉、姊妹碉、公碉、母碉等,均可归入家碉和寨碉两类之中。外观形状的类型,就是按照碉角的数量来划分的。也有的根据材质结构将其分为石木结构、土木结构、木土石混合结构及石头结构四种结构类型。

青藏高原的古碉建筑主要分布于高山峡谷地区。青藏高原上典型的高地峡谷区主要有两大板块:一是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二是藏南环喜马拉雅高山峡谷区。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具体来说就是四川藏区,是古碉最为密集的地方;另一个就是藏南环喜马拉雅高山峡谷地区也有不同

程度的分布。二者的结合部就是西藏的工布江达地区。从古碉的分布来看,一般建在高山峡谷、路途险要、战争频繁发生以及能够防御敌人进攻之地。如四川阿坝一带,过去藏族部落和羌族部落之间,或藏族部落内部和羌族部落内部经常发生战争。这是该地区有大量的古碉建筑遗迹的主要原因。

据考察,四川的32个藏族县中,除石渠、色达、红原、若尔盖、阿坝5个牧区县和泸定县外,其余26个县境内均有古碉分布。此外,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也有少量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境内,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阿里地区等环喜马拉雅山区都有发现,其中山南最多,主要集中在琼结、隆子、措麦、洛扎4个县。目前,研究青藏高原上的古碉,习惯上就按照以下三个系统来划分的:按照自然地理区位划分为横断山脉区系系统和环喜马拉雅区系系统;按照民族拥有情况划分藏族古碉建筑区系系统和羌族古碉建筑区系系统;按照现行行政区划划分西藏古碉建筑区系系统和四川古碉建筑区系系统。

笔者:碉楼建筑对民居建筑有何影响?

杨嘉铭教授:碉楼建筑最初是从民居演化而来的,最终又回到了民居建筑中。相对而言,这种现象在西藏自治区境内较为突出。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各地修建了很多宗堡建筑。宗堡建筑实际上就是把围墙和碉楼连在一起,组成一个防御体系。这在阿里古格遗址中有所体现。其主要特点是,除了碉紧连着围墙外,它还连着地下通道,共同组成一个防御体系,如日喀则桑珠孜宗、布达拉宫都是很多古碉连在一起组成的组合体建筑。

笔者:藏族建筑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杨嘉铭教授:藏族建筑文化对我国其他民族建筑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与藏传佛教的传播紧密相关。比如蒙古地区的影响,与藏传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为了编写《中国藏式建筑艺术》一书,我较为详细地考察过北京的中国十大藏式建筑。最早的有元代建筑,那是八思巴时期邀请尼泊尔工匠修建的佛塔。到了清代,承德避暑山庄修建了外八庙,都是藏传佛教寺庙,其中一座是仿照布达拉宫修建的。五台山有九十多米高的藏传佛教佛塔,属中国最高的藏传佛教佛塔。另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普米族、纳西族和土族等民族

的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藏族建筑文化的影响。

笔者:藏族建筑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我们应如何去继承、保护和发扬?如何使其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

杨嘉铭教授: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藏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要珍惜党的好政策,抓住大好时机,把藏族传统建筑文化发扬光大。布达拉宫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建筑。后来,大昭寺和罗布林卡也相继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古碉文化作为国家30个筹备项目,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另外,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修了布达拉、桑耶寺、萨迦寺、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等。

关于藏族传统建筑如何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现代建筑中很少用石头、泥土等天然原料,而广泛使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比较好的藏式建筑,如西藏

宾馆、北京西藏饭店等。这些建筑主要是在门、窗等外观以及内部装修方面体现了藏族传统建筑的特色,而建筑主体这一块基本上已现代化了。这一做法,我想值得借鉴。因为建筑也要与时俱进,社会发展了,我们的材料和技术不更新怎么行呢?

总的来说,在藏族古建的维修方面,西藏工业设计院和西藏古建筑队做得比较好。但是,在藏族民居改造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过去,每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就能够领略到当地民居建筑的不同风格和地方特色。但是,现在西藏各地和其他省的藏区民居建筑趋于大众化,逐步失去地方特色。实际上,由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不同,建筑艺术也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很好体现。因此,我认为藏族民居建筑要保持地方性或区域性特色,每个地方都要凸现自己的建筑特色。

笔者:今天的采访到此为止,非常感谢您的知无不言!并祝愿您贵体安康,家庭幸福,扎西德勒!

On Tibetan Architectural Art and the Culture of Ancient Tibetan Stone Towers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Jiaming a famous Tibetan scholar

A-gui Tsihua Dorden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Yang Jiaming, a famous Tibetan scholar, is from Kangding County of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he is a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has done a great deal of successful research in Tibetan architecture, Tibetan stone towers, the images of King Gesar, Tibetan mask culture and so on.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 books and numerous academic papers on Tibetan studies. The article contains some contents of the interview about Professor Yang Jiaming's life experience, his research on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he culture of ancient Tibetan stone towers, and some hot issues about Tibetan studies.

Key words: Yang Jiaming; the culture of ancient Tibetan stone towers; Tibetan architectural art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